古文尚書考

古文尚書攷卷下

東吳惠棟定宇撰

舜典

連叢子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曰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按此以僞扶僞欲欺天下後世謂分析者果壁中本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 御覽八十一卷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史記曰虞舜名重華毛姓宽詞曰舜典二十八字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元塞云云案此不爲欽方典頌宽乃爲立謚佐成其罪也

協于帝濬哲文明 商頌濬哲維商易文言天下文明閻若璩曰蕭傲篇首文明思三字而不覺其重複也

温恭允塞 商頌温恭朝夕周詩王猷允塞

元德升聞 淮南鴻烈曰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乃命以位 陸氏釋文曰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

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孟子親見百篇文其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與伏生合乃知梅氏分篇之謬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闇若璩曰敷于四海約禹貢東漸數句而成文毛甡曰禹貢曰禹敷土此即敷四海也祇承于帝本孟子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論語曰為君難為臣不易黎民敏德康誥曰丕則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荀子正論曰堯舜南面而聽天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萬邦咸寧易萬國咸寧稽于眾舍

已從人閻若璩曰孟子稱舜舍己從人今入于舜口中以稱堯非也不虐無告莊子曰堯不傲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閻若璩曰俞見前篇允字亦見前篇若茲見周誥諸篇嘉言即昌言之別伏字見般庚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無遺賢見詩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于衆見召誥不稽我古人之德稽謀自天之稽字舍己從人見孟子不虐無告即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不虐即洪範無虐字文十五年季文子曰君子之不虐幼賤廢字見周禮入柄困窮二字凡二次用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帝二字見皋陶謨時克傲時舉此可見蒐集之大略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呂覽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左傳王甚神聖皇天眷命奄有四海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疏曰皇乾眷命詩乃眷西顧奄有九有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御覽八十一卷引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應璩與岑文瑜書善惡之應甚于影響古本趙岐孟子章指曰惡出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益曰吁戒哉儆戒

無虞詩用戒不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戰國策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閻若璩曰僖二十年臧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無怠無荒後漢書崔駰傳書曰矜矜業業無怠無荒禹曰於帝念哉閻若璩曰此一節全宗左傳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閻若璩曰文六年邾文公曰命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閻若璩曰惟修修字見禹貢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襄二十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是夏書義疏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文七年郤缺曰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帝曰俞地平天成僖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六府三事允治見上萬世永賴時乃功史記自序曰厥美帝

功萬世載之

帝曰格汝禹 用堯命舜語 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 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三年命夏后總師

耄期倦于勤 射義曰旄期稱道不亂者旄字本如此今作耄者說文曰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故薛宣古文又作眊

汝惟不怠總朕師 見上

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莊八年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閻若璩曰孔疏云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僞作古文者茫然不察并竄入大禹謨中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襄廿一年左傳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汝作士 閻若璩曰堯典命皐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

刑期于無刑 通典引商鞅書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棟案通典一百六十九卷曰泰商鞅著刑名書大略曰晉文將欲明刑于是令諸卿大夫于冀宮顛頡後至遂斷顛頡之脊以人皆思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狥而況于我乎乃無犯禁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

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于天下內不用刀鋸于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于無刑也云云是所謂刑期于無刑者特法立誅必而然乃中商之學非堯舜之治也民協于

中時乃功閻若璩曰民協于中見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時乃功見皋陶謨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又曰寬則得衆罰弗及嗣賞延于世閻若璩曰二句用流子罪人不孥仕者世祿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王充論衡曰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襄二十六年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閻若璩曰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荀子大略篇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帝曰來禹皋陶謨文孟子曰書云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蓋洚讀為洪梅頤不識字訓為下水

成允成功左傳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論語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閻若璩曰夏本紀稱禹爲人敏給克勤不自滿假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之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逸周書曰矜功不至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春秋傳曰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顧炎武曰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是梅正用傳意閻若璩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荀子君子篇語也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后章又云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秝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論語堯曰篇曰咨爾舜天之秝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荀子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閻若璩曰荀子此篇前又有精於道壹於道之語遂隱括爲四字續以論

語允執厥中以成十六字僞古文蓋如此初非其能造語精密如此也棟案荀子之言危微與俗解異危猶中庸之愼獨也微猶中庸之至誠也荀子言一故能精一非先精而後一也且微則已造至極不須更言精又言一也荀子所言七十子之大誼推而上之即聖人之微言也梅氏用其說以造經而誼多疏漏閻氏謂其造語精密殊未嘫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荀子正名篇曰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國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邦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見上

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曰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

禹曰枚卜功臣

哀十七年曰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杜預曰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

官占

惟克蔽志昆命于元龜

哀十八年曰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西伯戡黎曰格

人元龜罔敢知吉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禮記表記曰卜筮不相襲注襲因也金縢曰一習吉左傳哀十年趙孟曰卜不襲吉襲與習古文通禹拜稽首固辭堯典禹拜稽首儀禮敢固辭帝曰毋論語子曰毋惟汝諧堯典往哉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辨見上卷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汲郡古文曰帝舜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墨子引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詩隰桑敘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鄭語史伯曰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閻若璩曰左傳郄錡伐齊曰以辭伐罪三旬

苗民逆命閻若璩曰本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之因壘而降惟
德動天無遠弗屆詩致天之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梅鷟
曰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棣案天道虧盈而益謙漢易盈爲滿僞古文蓋本之此帝初于秝
山尚書大傳曰舜耕于秝山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孟子萬章曰舜
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長息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負罪引慝祗載見瞽
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孟子曰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趙岐曰書尚
書逸篇棣案此當作舜典中史臣所記如此若益贊于禹無直斥天子父之理此僞古文之謬也「至誠
感神閻若璩曰誠字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感神用孝經通於神明句禹拜昌言曰
命閻若璩曰全用皋陶謨文班師振旅閻若璩凡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請班師又曰出曰治兵
入曰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淮南子门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高誘曰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韓非子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皇甫謐帝王世紀亦云蓋秦漢之人皆有是說但僞書旣稱有苗格何臯陶謨猶云苗頑弗卽工乎此事亦未可信

五子之歌

乃盤遊無度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畋于有洛之表汲郡古文曰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羿入居斟尋有窮后羿左傳襄四年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閻若璩曰書有古人纔引忽隔以他語亘千載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庚續之者五子之歌有窮后羿因民不忍距于河是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民可近不可下國語單襄公曰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昭曰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閻若璩曰淮南泰族訓國主之有民也猶

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愚夫愚婦禮中庸曰夫婦之愚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韋昭曰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成十六年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說苑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新序曰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說文曰古文御作馭从又从馬㯃案經傳無言六馬者鄭駁五經異義曰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顧命曰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乃知六馬之謬奈何不敬名語曰爲其奈何不敬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越語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左傳宣元年晉靈公厚斂以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閻若璩曰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

有以酒亾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亾其國者晉文公曰後世必有以色亾其國者楚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云云有一於此足以亾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棟又案郊特牲曰好田好女者亾其國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

哀六年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正義曰賈逵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賈傳古文而言如此則梅頤之誕可知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案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城也案晉書謂謐之外弟天水梁柳傳古文謐當見之故五子歌湯誥諸篇聞載帝王世紀中王肅注家語亦以今失厥道當夏太康時又左傳正義曰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經典序錄曰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匿之據此二說故棟常疑後出古文肅所僞也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

子孫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閻若璩曰邦之六典入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之職又見司會司書乃歌大禹曰有典有則豈周因于夏禮歟抑夏歌歟周禮也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周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龢鈞王府則有韋昭曰夏書逸篇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

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張超誚青衣賦云有夏取仍覆宗絕祀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閻若璩曰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此象之辭忸怩則敘事之辭今竄入五子之歌中以鬱陶忸怩并為一人口氣不失邦孟子之文義乎梅鷟曰顏厚取諸詩閻又云晉語平公射鴳忸怩顏

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哀十六年王命蒯聵曰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胤征

胤侯命掌六師鄭注書序云胤臣名棟案以胤為胤侯見汲郡古文

羲和廢厥職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酒荒于厥邑越語曰入則酒荒

嗟予有衆湯誓曰今爾有

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閻若璩曰襄廿一年祁奚曰詩云惠我無疆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晉人改助爲訓實因惠訓之訓而改之也每歲孟春陸奎勳曰予讀嗣征至每歲孟春不覺失笑夫經說理造極每歲二字鄙俚之甚漢人所不道者猥以入夏書吾未信能欺明眼人也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襄十四年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閻若璩曰周禮小宰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顛覆厥德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汲郡古文曰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嗣侯帥師征羲和昭十七年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閻若璩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惟建巳之月以陰侵陽以臣侵君先王忌之夏家則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雖有四月六月之別人皆謂之正月而僞作古文者遂曰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家正未嘗用之於九月也是徒知秫法而未知三代之典禮也棟案梅頤據汲郡書故不用左氏四月之說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四曰政典荀子君道篇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嬰以爲出周書

奉將天罰

湯誓曰致天之罰牧誓曰惟恭行天之罰

玉石俱焚

周書世俘篇云焚玉四千梅僞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閻若璩曰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

嗚乎威克厥愛允濟

左傳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閻若璩曰先時者二語出荀子君道篇殲厥渠魁脇從罔治出易離上九爻詞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無咎威克厥愛允濟出左傳昭二十三年傳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 外傳魯語曰桀奔南巢 惟有慙德 左傳襄卅九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 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襄二十二年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 惟天生民有欲 周書文酌解曰民生而有欲 民墜塗炭 孟子坐于塗炭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濟蒸民于塗炭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墨子非命篇三引仲虺之告一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龔喪厥師一曰帝伐之惡用闕師一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喪一作爽爽者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爲喪字之誤也閻若璩曰墨子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訓喪爲明不與墨子悖乎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昭二十八年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曰實蕃有徒 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孟子惡莠恐其亂苗也左傳孔

子曰用秕禪也

小大戰戰詩戰戰兢兢

惟王不邇聲色月令仲夏止聲色仲冬去聲色

克寬克仁魯語曰湯以寬治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孟子曰書曰葛伯仇餉帝王世紀曰湯始居亳學者咸以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洛河之閒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尸鄉之湯亭是也謚考之事實甚失其正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之湯使亳衆為之畊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計寧陵至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畊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有二亳南亳在穀孰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古文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即孟子之書是也閻若璩曰孟子葛伯仇餉一語繫於亳衆往畊下此古文湯征篇文也而湯一征自葛始亦應為其文今寘入仲虺之誥非也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

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一云后來其蘇趙岐曰此二篇皆尚書

逸篇之文也帝王世紀曰成湯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咸服則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而後我故仲虺誥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亾推亾固存邦乃其昌左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亾者侮之推亾固存國之利也又中行獻子語同又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亾兼弱也德日新萬邦惟懷易大傳曰日新之謂盛德左傳曰小邦懷其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荀子堯問篇曰其在仲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尋師者王尋友者霸尋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亾呂氏春秋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亾吳子曰昔楚莊王曰寡人聞之能尋其師者王能尋其友者霸好問則裕古文禮記中庸曰好問近乎知慎厥終惟其始閻若璩曰表記子曰君子慎始而敬終殖有禮覆昏暴左傳齊仲孫曰親有禮覆昏暴霸王之器也閻

若璩曰晉語公孫周曰吾文公始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帝王世紀曰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閻若璩曰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誕告萬方（誕告出盤庚萬方出逸湯誓）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梅鷟曰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閻若璩曰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內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又天誘其衷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若有恒性（韓非子說林曰孔子曰寬哉不被于利絜哉民性有恒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大甲言誠之始也棣謂言仁言性言誠皆見僞尚書其不可據也明矣）

夏王滅德作威（左傳臧哀伯曰滅德立違洪範曰維辟作威作威何害於爲君大誓數紂之罪云作威殺戮亦誤唯君陳云無倚勢作威乃不與洪範悖耳）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閻若璩曰晉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

無不徧諭也哀十六年左傳叫天無辜 天道福善禍淫國語單襄公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左傳士貞子曰神福仁而禍淫降灾于夏閻若璩曰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肆台小子湯誓曰非台小子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漢石經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帝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墨子尚賢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以與爾有衆請命閻若璩曰淮南汎論云高皇帝云云以與百姓請命于皇天漢書賈捐之曰賴漢初興爲百姓請命若將隕于深淵哀十五年芋尹蓋曰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國語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閻若璩曰韋昭注云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單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對周天子而述周令其爲鑿然可信無疑而僞作古文者乃竄入湯誥中其不足信可類推矣爾有善朕弗

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閻若璩曰安國親見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湯誥豈有注論語時不曰出逸書某篇者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湯誥之文蓋斷斷也又曰墨子引湯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刪也而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為湯誓則予小子履一段其為古湯誓之辭無疑矣古湯誥載見殷本紀蓋作誓者一時而作誥者又一時也馬遷時張霸之徒偽古文未出而所見必孔氏壁中物其為真古文湯誥無疑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漢書律歷志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唐書王元感傳張柬之曰書稱成湯既殁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此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是同因於殷也棟謂如張柬之說則知梅頤竊顧命之文明矣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論語子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商頌衎我烈祖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左傳王孫滿曰昔有夏之方有德也墨子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

飛鳥莫不北方翔在人面胡敢興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毛氏兗詞曰賈誼君德縮引蠡臺詩而曰文王之時從及鳥獸治于黿鼈咸若

于其子孫弗率司馬相如諭巴蜀檄子弟之率弗謹皇天

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閻若璩曰左傳上天降灾又天禍許國而假手于我寡人造攻

自鳴條朕哉自亳唐石經朕載自亳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孟子曰伊訓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曰伊訓尚書逸篇名鄭康成注書序曰鳴條南夷地名孟子引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帝王世紀曰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邑見昆吾亭云云

代虐以寬閻若璩曰禮記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今王嗣厥德罔不在

初閻若璩曰召誥有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爲初即位告戒之辭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閻若璩曰禮記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先王肇修人
紀揚雄解嘲曰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僞孔傳云始修爲人綱紀仝用解嘲之文從諫弗咈先
民時若商頌先民有作國語曰昔日先民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荀子臣道篇書
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又曰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與人不求備閔曰
論語無求備于一人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求出詩抑篇墨于尚賢篇曰先王
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又曰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
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群屬輔佐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
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
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論語侮聖人之言逆忠直遠耆德逸周
書有耆德篇比頑童鄭語史伯曰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黨昭日頑童童昏時謂亂

風維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墨子非樂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殃其家必懷喪臣下不匡其刑墨辨見上卷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大較本墨子而有詳略耳詳上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降之百詳墨子作月祥似傳寫之訛詳見上閻若璩曰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易大傳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詩商頌曰實維阿衡毛傳云阿衡伊尹也先王顧諟天

之明命禮記大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論語誄爾于上下神祇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商頌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禮記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

惟終鄭注云尹吉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禮記坊記

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左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孟

子曰坐以待旦淮南修務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無越厥命以自覆緇衣大甲曰毋越厥

命以自覆也慎乃儉德左傳御孫曰儉德之共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緇衣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孟子

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順放大甲于桐左傳密邇仇讎孔疏子曰商書曰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

俾予不順王始聞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征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見上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孟子曰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閻若璩曰用語內史與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后即冕服又前篇內史過曰夫晉侯非嗣也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表記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與書驗敘傳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欲敗度縱敗禮左傳昭十年子皮曰書曰欲敗度縱敗禮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緇衣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孟子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活

既往背師保之訓　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教訓　尚賴匡救之德　左傳匡救其災

先王子惠困窮　淮南修務曰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

徯我后后來無罰　孟子曰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閻若璩曰兩書有本出一處而偶為引者所增易而實與義無妨者孟子齊人取燕章宋小國章兩引書后來其蘇后來其無罰是也而奈何后來其蘇既竄入仲虺之誥中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大甲中耶

觀遠惟明

聽德惟聰　論語曰視思明聽思聰楚語伍舉曰臣聞國君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

大甲下

惟天無親　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

享于克誠　唐虞時未有誠字至伊尹告大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于此此西山之言也嗚呼偽書安可據哉

與亂同事罔不亾　韓非子曰與亾國同事者不可存也淮南說林曰與亂同道難與為謀

克配上帝　周詩克配上帝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梅鷟曰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閻若璩曰禮記稱世子今人伊尹曰以訓長君非也又云禮記作一有元良改為一人蓋見釋詁曰元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郭璞曰元良未聞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 洛誥朕復子明辟 將告歸 戰國策曰商君告歸 天難諶命靡常 閻若璩曰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諶大雅曰天難諶斯又云天命靡常 常厥德 常厥德即易恆其德也 恆厥德匪常 即易不恆其德也 九有以亡 墨子非樂篇曰九有以亡 夏王弗克庸德 中庸庸德之行 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大雅皇矣上帝監觀四方 俾作神主 大雅百神爾主矣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

尹躬及湯咸有壹德注云古當爲誥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以有九有之師商頌奄有九有爰革夏正周書多士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德二三詩二三其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閻曰召誥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又曰今王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安國注云終始如一惟聖人耳梅氏以孔傳尚書故用其語閻若璩曰荀子議兵篇愼終如始終始惟一夫是之謂大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德無常師論語曰而亦何常師之有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呂氏春秋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梅謂王肅主七廟以駁鄭氏故營竄僞尚書王肅僎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國語引夏書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大禹謨既襲用其語此又竊其意而變其詞

說命上

王宅憂顧命曰恤宅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左傳請免喪而後聽命其惟弗言論語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明哲實作則左傳昭六年叔向曰書曰聖作則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俱見下呂氏春秋曰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高誘曰類善茲此恭默思道嵇康幽憤詩云奉時恭默楚語曰若子獨居思道詳見下夢帝賚予良弼書序曰高宗夢得說汲郡古文曰武丁三年夢求傅說得之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見下說築傅巖之野孟子傅說舉于板築之間書序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殷本紀曰舉以為相呂覽求人曰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賈誼服鳥賦云傅說胥靡兮迺相武丁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

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俱見下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孟子曰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曰書逸篇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王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說苑曰孔子曰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汲郡古文曰成王元年命周文公總百官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揚雄劇秦美新曰奉若天命墨子尚同曰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邦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辨使治天均又云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辨而使助治天明也惟天聰明法言問明篇惟天爲聰惟天爲明惟臣欽若欽若出堯典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緇衣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曰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衣裳貸之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見下有備無患本左傳無啟寵納侮左傳士彌牟曰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緇衣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鄭注云純或爲煩說乃言惟服詩我言惟

服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昭十年左傳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司馬法曰非知之難行之難

說命下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案汲郡古文云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是言居河就學于甘盤非既學之後復入于河也故楚語白公子張云昔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入于河往就學也自河徂亳入卽位也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商頌亦有和羹既戒既平注云詩頌殷中宗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享魚肉

爾交脩予罔予棄 楚語白公子張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弃也

人求多聞 周書

芮良夫曰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楚語子高曰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史記秦始皇本紀博士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惟學遜
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學記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脩乃來惟斆學半學記兌命
曰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學記引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汲郡古文曰武丁六年命
卿士傅說視學養老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孟子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昔先正保衡緇衣詩云昔我有先正周詩群公先正君奭在太甲
時則有若保衡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
述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又云若撻之于市朝昔樞求通親覩表曰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
者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佑我烈祖商頌嗟嗟烈祖格于皇天君奭曰成湯既受命時則

有若伊尹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閻若璩曰傳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左傳重耳曰敢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大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皆本書序惟十有一年較異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牧誓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洛誥曰越自乃御事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莊子達生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後漢書劉陶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梅氏以陶通古文故附會其說亶聰明閻曰詩曰亶不聰中庸聰明足以有臨也元后作民父母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梅鷟曰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以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故竄入誓辭孟子曰士無世官）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梅鷟曰淮南子曰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焚炙忠良（所謂炮烙之刑）刳剔孕婦（墨子尚鬼曰昔者殷王紂刳剔孕婦庶者鰥寡號咷無告帝王世紀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觀政于商（即今文大誓四月觀兵事也）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墨子天志曰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縱弃紂而不葆）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微子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閻若璩曰晚出古文于弃厥先神祇不祀下增犧牲粢盛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刪去天亦縱弃紂而不保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晏子所見別有一篇太誓乎亦可謂姘矣）乃曰吾有民有命罔

懲其侮墨子非命篇曰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漏天亦縱之弃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又云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弃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亦不弃縱而不葆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曰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趙岐曰尚書逸篇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左傳隱十一年云不度德不量力又昭二十四年萇宏曰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管子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商罪貫盈左傳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韓非子曰是其貫將滿也

厥罪惟鈞墨子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大傳曰牧之野

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又云受命於祖詩乃立冢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語引者二左傳襄二十一年同韋昭曰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亾乎

爾尚弼予一人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

大誓中

惟戊午書序一月戊午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湯誓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吉人出易大傳凶人出左傳詩惟日不足播弃黎老尸子曰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弃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墨子尚鬼曰昔者殷王紂播弃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昵比罪人牧誓曰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呢比罪人之事朋家作讎梅鷟曰僖九年郤芮曰亾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此因微子方興相為敵讎言之降黜夏命書序成王既黜殷命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

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墨子非命云於去發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暴無傷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昭曰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萇弘曰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論語武王曰予有亂十人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堯曰篇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安國注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閻若璩曰安國于論語周親仁人之文則引管蔡微箕以釋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書之文則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懸絕如是是豈一人之手筆乎棣又案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大事云云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

罪維予一人四語相連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拘氏斷章取義何也孟子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岐曰大誓尚書篇名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上說苑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閻若璩曰今朕必往此是湯初興師告諭亳衆之言今人武王口中其時武王師已次河朔群后畢會何必爲此言不幾昧目而道黑白邪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勖哉夫子見牧誓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閻若璩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此武王之詞若崩厥角稽首則敍事之詞今皆以爲武王口氣不愈失孟子之文義乎

大誓下

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墨子非命曰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

自絕于天 漢書霍光傳曰光謂昌邑王曰王行自絕于天

斮朝涉之脛 淮南主術曰紂斮朝涉之脛而萬民叛高誘曰斮音卓

剖賢人之心 淮南俶真曰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格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高誘曰賢人比干也

崇信姦回 閻若璩曰牧誓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宣四年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又有姦回昏亂之句襄三十三年閔馬父曰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閻若璩曰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曰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曰書序殷紂斷弃祖宗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墨子非命曰於去發曰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

爾其孜孜奉

予一人恭行天罰皋陶謨曰予思日孜孜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牧誓曰惟恭行天之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牧誓古人有言曰闕若讎曰進南道廣曰伊後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獨夫受昔子儀兵曰湯武誅桀紂若誅獨夫故大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左傳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戰國策秦客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爾衆士其尚廸果毅左傳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周書商誓曰斯用顯我西土墨子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又云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於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衆庶侮鰥寡惟我有周上見誕受多方顧命誕受羑若多方尹尒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

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曰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語則其篇散亡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漢書律秝志用書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公謙鼎日惟十有四月既死霸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律秝志武成篇曰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周書世俘曰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翌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律秝志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周書世俘曰時四月既旁生魄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樂記曰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史記曰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律秝志武成篇曰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周書世俘曰越六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若翌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孔鼎曰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惟先王建邦啟土周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俗本國語脫王字肇基王迹史記曰王瑞自大王興其勤王家衛孔悝之鼎銘曰其勤公家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左傳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案汲郡古文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此爲武成所據又遷周書曰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亦謂受專征伐之命予小子其承厥志閻若璩曰中庸武王善繼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

全寫中庸也但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也此所謂志欲集大統之志也語順而志荒矣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周書商誓曰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周語曰以大族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棄昭日商紂都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大族所以贊陽出滯蓄諧釋貧子之困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

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墨子兼愛曰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閻若璩曰玩其文義乃是武王既定天下後望祀山川或初巡守岱宗禱神之辭非伐紂時事也棟案閻說良是時紂尚在武王不得稱王大明之詩至牧野臨敵猶曰維予侯興則知一伐紂以前无稱王之事也橫渠張子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敖哉斯言无以加矣由是言之易詞王用享于岐山王用享于帝其非文王明矣

暴殄天物

王制曰田不以禮曰暴天

物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傳中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
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
畧見上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墨子曰蠻夷醜貉閻若璩曰左傳北宫文子曰蠻夷帥服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孟子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郭璞爾雅注逸周書曰釗我周王趙岐孟子注曰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
逸篇之文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左傳中行獻子
伐齊將濟河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又曰惟爾有神裁之又公子城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予既戊午
師逾孟津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周語曰王
以二月癸亥陳未畢而雨漢書律秝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陳甲

子昧爽而合矣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易大有象傳曰順天休命甲子昧爽牧誓時甲子昧爽

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大雅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前

徒倒戈史記曰紂師雖衆皆無戰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血

流漂杵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王充論衡曰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案武成亾于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

戎衣天下大定禮中庸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辨見上卷一大公六韜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陳其政教順其民俗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乃反商政政

由舊此用呂氏春秋復盤庚之政之說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荀子大略篇曰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史記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弱命閎夭封比干之墓漢書張

良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御覽逸周書曰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并見上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論語堯曰篇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鄭注王制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漢書地理志曰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閻若璩曰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却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亦用漢書地理志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堯曰篇曰所重民食喪祭

垂拱而天下治 管子任法篇垂拱而天下治董仲舒對策曰垂拱无為而天下治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魯語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四夷咸賓 爾疋釋詁曰賓服也

畢獻方物 左傳諸侯官受方物

王乃

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魯語仲尼曰肅愼氏貢楛矢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又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左傳周書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狎侮君子論語曰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閻若璩曰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不貴異物賤用物閻若璩曰淮南精神不貴難得之貨而器無用之物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閻若璩曰左傳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所寶惟賢本大學張衡東京賦曰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則邇人安左傳遠至邇安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梅鷟曰爲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閻若璩曰井可言九仞山當以百仞計也且孔子爲譬語如書言則正語矣允迪茲皐陶謨允迪厥德

微子之命

殷王元子左傳陽虎曰微子帝乙之元子也惟稽古今文大誓曰惟稽古立功立事又冊董賢誥見下崇德象賢閻若璩曰左傳文二年謂之崇德士冠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作賓于王家易利用賓于王閻若璩曰左傳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改客作賓用虞賓在位之字曰乃祖成湯閻若璩曰乃祖字出盤庚克齊聖廣淵左傳大史克曰齊聖廣淵皇天眷佑閻若璩曰見周書誕受厥命閻若璩曰見周書撫民以寬除其邪虐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國語同踐修厥猷閻若璩曰文元年踐修舊好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左傳王謂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庸建爾于上公漢書董賢傳上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以蕃王室左傳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蕃王室無替朕命漢書王莽傳莽策命孺子曰往

踐乃位毋廢予命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左傳祝佗曰周公為大宰汲郡古文曰成王元年命冢宰周公總百官閻若璩曰冢宰字見周禮百工字見虞書羣叔流言金縢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周書作雒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孔晁曰郭淩地名以車七乘左傳祝佗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三年不齒見周禮大司寇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左傳祝佗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率德改行見上爾尚蓋前人之愆閻若璩曰爾尚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見魯語臧文仲曰孟孫善

守矣其可以蓋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辨見上卷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見上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預曰逸書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周書常訓曰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左傳甯太叔文子曰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預不云周書而云逸書故梅頤竄入蔡仲之命以蕃王室見微子之命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韋昭注周語云聘問也聘者王者所以撫萬國存省之巡侯甸見下四征弗庭左傳以王命討不庭又曰周討不庭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六服羣辟孔疏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九年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序曰還歸在豐作周官制治于未亂保邦于

未危僞篇曰取諸老子爲之于未有圖之于未亂謀萊漢書匈奴傳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
亂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見堯典皋陶謨萬國咸寧見易
夏商官倍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文雖不同見夏商官倍于唐虞也立太師
太傅太保茲惟三公羅喻義曰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也然則何官曰此太子三公也周
禮保氏序官疏引鄭小同所撰鄭志云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即三公之號自有
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攝政六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前何也答曰周公左
召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案孔氏逸書無周官趙商據以爲說此必見緯書及書大傳梅氏即用之以入周官
也論道經邦閻若璩困學紀聞注曰若璩案論道經邦乃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水辨見上卷
燮理陰陽漢書丙吉傳三公典調和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文王世子曰記曰虞
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閻若璩曰公孤見周禮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見賈子新書今案周禮孤厠于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則正用賈生保傅之語而特即三少之少字從周禮之孤字耳攷工記九卿注云六卿三孤

貳公宏化

鄭注王制云三孤无職佐公論道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又曰六典三曰禮典以統百官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周禮曰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太宰曰二曰教典以擾萬民堯典曰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鄭注曰有虞氏五而周有十二焉據此周禮無敷五典之文周有六典教典爲司徒與唐虞異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曰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又云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曰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又云凡制軍王六

軍詩云整我六師顧命云張皇六師皆以六軍爲六師故亦變六軍言六師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曰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又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空掌邦土周禮小宰職曰六曰冬官掌邦事居四民周初士不在四民之列始于管子之士鄉各率其屬見上以倡九牧九牧見逸周書六年五服一朝

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周官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而不知梅氏竊左傳之文耳

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左傳曰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預曰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正義曰杜言巡守盟于方岳闕與周官符同而不知亦梅氏竊左傳及杜註而爲之耳黜陟見堯典令出惟行弗惟反閻若璩曰用劉向封事中語以公

滅私說文曰倉頡作書背厶者謂之公閻若璩曰文六年史駢曰以私害公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左傳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學墻面論語正墻面而立業廣惟勤辨見上卷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閻若璩曰戰國策曰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恭儉惟德左傳曰儉德之共也閻若璩曰恭儉出孟子無載爾偽左傳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偽弗畏入畏太元禮次七日出禮不畏入畏范望注云家信爲理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褻故曰入畏偽孔傳云若乃不畏刑則入可畏之刑用范注也推賢讓能荀子非十二子曰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者寵則必榮庶官乃和不和政厖閻若璩曰亦用劉向封事中語

惟爾令德孝恭閻若璩曰周語單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古文論語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詞悔頤讀惟孝連友于兄弟俗本遂改孝于爲孝乎非也命汝尹茲東郊汲郡古文曰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昔周公師保萬民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股肱周室師保萬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傳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閻若璩曰左傳所引者書所謂我聞者易聞哉聞諸宮之奇而已惟日孜孜臯陶謨曰予思日孜孜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緇衣君陳云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緇衣曰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荀子亦云庶言同無則繹二字爾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春秋繁露所引與坊記同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困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諫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亾秦也會是以爲良顯乎闇復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閻若璩曰爾有嘉謀嘉猷等語出于臣工之相告誠則爲愛君出於君之告臣則爲導諛導諛中主所不爲而爲三代令辟如成王爲之乎棟謂坊記所引必別有所指後儒不察後出古文而追咎成王過矣且果成王失言孔子删爲錄之以訓後世乎梅頤此等最爲害理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梅鷟曰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無求備于一夫論語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于一人必有忍其乃有濟國語富辰

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惟民生厚閻若璩曰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漢書律秝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梅頤襲其詞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汲郡古文曰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曰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序云分居里成周郊

王若曰嗚呼父師閻若璩曰父師二字見微子惟周公左右先王閻若璩曰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毖殷頑民閻若璩曰洛誥伻來毖殷大誥天亦用勤毖我民序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道有升降閻若璩曰襄二十九年叔向曰其以宋升降乎克勤小物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韋昭曰物事也正色率下公羊

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

予小子垂拱仰成

慎子曰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閻若璩曰漢書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後漢書孝章八子傳曰清河王慶曰仰侍明主垂拱受成淮南道應曰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于五者不能一事也然垂拱而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太公六韜曰旌別淑慝表其門閭

彰善癉惡

緇衣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陳澔不知好惡改從偽書

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

左傳文六年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又云告之訓典

殊厥井疆

序云分居里

商俗靡靡

疏云韓非子稱紂師延作靡靡之樂

使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

閻若璩曰襄二十七年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雖收放心閑之維艱

王應麟曰孟子求放心之說也

不剛不柔

周禮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鄭注和不剛不柔偽孔傳云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此采鄭註而用其義若蔡傳則又郢書而燕說矣

澤潤生

民荀子臣道篇澤被生民班彪王命論流澤加于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汲郡古文曰成王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論語曰被髮左衽

君牙

惟乃祖乃父見般庚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周書嘗麥曰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常今作大帝乃知梅頤所據逸周書猶是善本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閻若璩曰惟予二字見康王之誥小子見顧命嗣守文武亦見顧命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克左右亂四方顧命曰其能而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易曰履虎尾詩云如履薄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閻若璩曰予翼見皐陶謨及周書周語大子晉曰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左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纂乃祖考

無忝乃舊宏敷五典舜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思其艱以圖其易梅鷟曰取諸老子圖難于其易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孟子曰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冏命

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祭義曰必有怵惕之心易曰夕惕若厲七發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聰明齊聖中庸聰明聖知詩曰人之齊聖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烈令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閻若璩曰禮記引大誓曰惟予小子無良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交修予無予棄也賈子曰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前後左右皆正人也後又曰太傅匡其不及巧言令色見皋陶謨便辟側媚見論語其惟吉士吉士見詩及立政充耳目之官耳目見皋陶謨

孔氏古文尚書二十四篇亾而僞古文二十五篇出自
孔穎達曲護二十五篇反以二十四篇爲張霸所作由
是二十五篇廁聖經而並行无疑之者至宋之吳才老
朱晦翁以及元之吳艸廬明之郝京山等雖皆疑之而
不得眞古文要領終於疑信參半吾鄉惠松崖先生閱
尚書正義而得其閒灼然知二十四篇爲孔氏古文則
二十五篇之爲僞明矣于是撰古文尚書攷二卷上卷
證明其僞下卷盡發其標竊之根原彼作僞之情形无
能隱遁矣既而見閻百詩古文尚書疏證以爲先得我
心助我張目者故稟中閒采閻說焉惟是家語孔叢與

僞古文同出一手而汲郡紀年及帝王世紀皆與僞古文陰相援助先生非不知其誕妄而猶引用其書者所以著其朋比之辠狀也是書出而後之讀尚書者庶不爲僞古文所惑矣爰刊行之以成先生嘉惠來學之意

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丙戌後學宋廷弼跋